

唐詩的滋味



唐詩的滋味

丹青圖書公司

丹青文庫① 唐詩的滋味

編者：丹青編輯部

發行人：杜潔

出版者：丹青圖書公司

印刷者：金強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星街一百號四樓B座
澳門草堆街二二七號地下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版 定價港幣15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錄

豪邁的離歌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滕王閣詩」試解

陳子昂和他的「登幽州臺歌」

如夢似幻的夜曲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平淡而淳美

孟浩然〈過故人莊〉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王維〈鳥鳴澗〉

三九

三一

二五 一八 七

一

漫談李白詩歌中的誇張

長干商婦的愛情生活

李白《長干行》

驚心動魄的夢遊曲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邊塞英雄

高適《燕歌行》

蒼鷹與小鵝兒

杜甫《畫鷹》《舟前小鵝兒》

哀江頭

杜甫《哀江頭》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蜀相》

九〇

八一

七四

六七

五八

四五〇

喜雨

杜甫《春夜喜雨》

詩情畫意

杜甫《絕句》一首

風雪夜歸人

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李端《閨情》金昌緒《春怨》

閒適自得

韋應物《滁州西澗》

人面桃花

崔護《題都城南莊》

九八

一〇四

一〇九

一一五

一一三

一一七

神奇的音樂王國

李賀《李憑箜篌引》

鬼詩

李賀《蘇小小墓》〈秋來〉

聽琴

韓愈《聽穎師彈琴》

言語巧偷鸚鵡舌

薛濤《籌邊樓》

一六〇

一五一

一四四

一三三

白居易「輕肥」的藝術技巧

琵琶聲中的幽怨

白居易《琵琶行》

一六六
一七六

一八五

一曲哀歌繫古今

杜牧《泊秦淮》

霜葉紅於二月花

杜牧《山行》

一九〇

秋夕

杜牧《秋夕》

一九四

哀時憂國的友誼之歌

李商隱《贈劉司戶蕡》

一九〇

散文與詩的結合

李商隱《賈生》

一九七

古典抒情詩的名作

李商隱《夜雨寄北》

一二四

痛苦的戀情

李商隱《無題四首》之一

一一〇

情到深處

李商隱《無題》

蟬

李商隱《蟬》

笠澤詩名千載香 一回一讀斷人腸

陸龜蒙《吳宮懷古》

貧女吟

秦韜玉《貧女吟》

埋在砂礫中的明珠

唐溫如《題龍陽縣青草湖》

一三一

一三八

一四四

一五〇

一五六

豪邁的離歌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古人對於離別是很動感情的，送別是鄭重其事的。那時候，道路崎嶇難行，交通工具又落後，一別動輒多年，能否再見很難說。他們那樣重視離別是可以理解的。

解的。士大夫送別，不光是備酒餞行、折柳相贈，還常常寫詩文送給行者（送別）或留給居者（留別），借以抒發別情或者相互勉勵和安慰。所以在古代詩歌中，送別的作品有相當大的數量。

送別的詩，絕大部分是訴說難分難捨的心情，是憂愁悲苦的。「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懇懃不能辭！」可以代表這類詩的基調。有沒有人把離別這件事看得很超脫，唱出豪邁的歌聲呢？有，不多。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要算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首。

王勃（六五〇—六七五），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省稷山縣一帶）人，初唐四傑之一。他是著名學者王通的孫子，很小的時候就寫得一手好文辭，有「神童」之稱，可惜不到三十歲就在渡海時落水而死了。他做過幾任小官，卻兩次遭到斥逐和除名，短短的一生是在坎坷中度過的。留傳下來的《王子安集》裏，文比較多，詩不足百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要算是他的代表作。這首詩點明送別的地點是長安。他曾幾次到過長安。這首詩有少年進取的精神，沒有消極頹唐的情緒，可能是詩人二十歲以前在長安作朝散郎和任沛王府修撰時所作。少府，是當時對縣尉的通稱。「蜀州」，在今四川省崇慶縣，一作「蜀川」，指川西岷江流域一帶。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闕」，是皇宮前面的望樓。「城闕」，指唐的帝都長安城。

「三秦」，指長安附近關中一帶地方。秦末項羽曾把這一帶地方分爲三國，所以後世稱它三秦。「輔」，輔佐，這裏可以理解爲護衛。「輔三秦」，意思是「以三秦爲輔」。關中一帶的茫茫大野護衛着長安城，這一句說的是送別的地點。「風煙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從灌縣以下到犍爲一段的岷江五個渡口。遠遠望去，但見四川一帶風塵煙靄蒼茫無際。這一句說的是杜少府要去的處所。因爲朋友要從長安遠赴四川，這兩個地方在詩人的感情上自然發生了聯繫。詩的開頭不說離別，只描畫出這兩個地方的形勢和風貌。舉目千里，無限依依，送別的情意自在其中了。

應該指出，詩人身在長安，連三秦之地也難以一眼望盡，至於遠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見的。那麼爲什麼這樣寫呢？作詩，往往超越常人的視力所及，用想像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萬山於几席，覽千春於瞬息。「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從河源直看到東海。「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從三峽直看到長安。這首詩運用這種手法，一開頭就展開一個壯闊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別詩只著眼於燕羽、楊枝、淚痕、酒盞是不相同的。

背井，已有一重別緒；彼此在客居中話別，又多了一重別緒，其中真有無限淒惻。開頭兩句調子高昂，屬對精嚴；這兩句韻味深沉，對偶不求工整，比較疏散。這固然由於當時律詩還沒有一套嚴格的規定，卻也有其獨到的妙處。開頭如千尺懸瀑，從雲端奔瀉而下，接著便落入深潭，潺潺流來，飛韻清遠，形成了一個大的起伏、一個強的跌宕，使人感到矯夭變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五六兩句，境界又從狹小轉爲宏大，情調從淒惻轉爲豪邁。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遠離分不開真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內，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鄰居一樣，我們一秦一蜀又算得什麼呢！詩人高尚的志趣遠遠超出流俗的常情；詩人廣闊的襟懷真的可以囊括世界；這兩行名句發出的光亮簡直要使一切送別詩黯然失色。詩的氣勢到此又掀起更大的波瀾，像大鵬舉起翅膀，挾着渾渾的旋風直冲霄漢，顯出詩人的絕大筆力。從詩的誕生至今，一千多年過去了。這漫長的年代已經抹去了許多王朝，卻沒有能够使這兩句詩喪失活力；它至今還廣泛流傳，使讀者爲之拍案叫絕。

結尾兩句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這兩行詩貫通起來是一句話，意思是：在這即將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兒女一般流淚沾巾啊！是對朋友的叮嚀，也是自己情懷的吐露。緊接前面

兩句，於極高峻處忽然又落入舒緩，然後終止。拿樂曲做比方，樂曲的結尾，有的於最激越處戛然而止，有的卻要拖一個尾聲。這首詩是採用第二種手法結尾的。全詩僅僅四十個字，卻縱橫捭闔，無化無窮，彷彿在一張小小的畫幅上，包容著無數的丘壑，有看不盡的風光。我們欣賞古代的詩歌，特別是像五律這樣既嚴整又短小的詩歌，不光要吟味它的某些妙句，還要領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頓挫、騰躍、變化和發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詩也如此。

熟悉漢魏詩的人，會發現這首詩同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七首》中的一首有某種聯繫。曹詩是這樣的：「心悲動我神，棄置勿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幘，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疹，毋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王勃的詩，顯然受到曹詩的影響，是從曹詩脫化而來的，但兩者卻大有不同之處。曹子建滿懷幽憤，他的上述一番話是極無聊賴、強作排遣之詞，所以情思纏綿，語調沉鬱。王勃雖然也經挫折，但畢竟年少，他的一番話是出自肺腑，所以情思矯健、語調明快。有人講，王詩勝過曹詩，我看倒也不見得。但王詩並非簡單的沿襲，而是自有獨到之處，所以同樣應當受到稱贊。

從文學史的角度欣賞這首詩，不難感到它有一股新鮮的氣息。初唐是我國古代一個強盛王朝

的開端。唐代詩歌在我國文學史上出現了高峰。延續二百年左右的詩歌的大革新大發展是以初唐爲濫觴的。王、楊、盧、駱等當時的詩壇健將是較早出現的開拓者。首先，他們反對唐初那種從六朝承襲下來的浮艷的詩風。楊炯說，王勃「嘗以龍朔初歲，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採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可見他是有意識地改革詩壇的弊病，提倡剛健的詩風的。就拿王勃的這首詩來說，確實一洗綺麗之習，質樸雄渾，橫溢奔放，必定會使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這種詩風爾後就大大發展起來，成爲盛唐詩壇的一種主導的風格。其次，他們對新詩體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就拿五言律詩來說，這種在唐代逐漸成熟和盛行起來的新詩體，在王勃等人的筆下已經開始嘗試和形成了。王勃的這首詩，就是一首相當成熟的五言律詩。再讀一讀王、孟的五律，進而讀一讀李、杜的五律，就會發現這種新詩體在有唐一代的發展如大江奔流，一脈相承，而越往前去波瀾越壯闊。

著名文學史家鄭西諦在談到王勃的詩對後來詩歌的貢獻時，滿懷激情地說：「正如太陽神萬千縷的光芒還未走在東方之前，東方是早已布滿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我們不妨把王勃的這首詩看成黎明女神項鍊上的一顆明珠，這樣看，會更能領受它的迷人的魅力。

王勃「滕王閣詩」試解

初唐四傑第一人王勃的《滕王閣序》，是傳誦不衰的名篇。唐末王定保《摭言》卷五已記載有創作此文的傳說，據宋初《太平廣記》卷一七五所引：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俊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婿善為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為若卽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旣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由於事迹富有傳奇性，後世還將這故事敷衍爲話本（如《馬當神風送滕王閣》）、雜劇（如明代鄭瑜《滕王閣》）、戲曲（如清代周煌《滕王閣》）等。人以文傳，可見文學在民間所產生的影響。

《滕王閣詩》是《滕王閣序》的結尾，其性質猶如史傳或碑記文的贊或銘。《新選唐詩三百首》（以下簡稱「新選」）分析序和詩的關係爲：「前者（指序）是一篇著名的駢體文，後者（指詩）可以說是序的概括和縮寫」。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詩歌，爲凝鍊的語言藝術，它以簡約的文字感染讀者，引起讀者豐富的想像，這是任何其它文學樣式所不能比擬的。然而，由於凝鍊，也給正確理解帶來了困難，因而古人就有「詩無達詁」的慨嘆。一般而言，即使內容朦朧曖昧如李商隱的無題詩，歷來解釋紛紜，莫衷一是，而由於作品藝術的魅力、音調的鏗鏘、辭藻的華美，所以盡管理解的角度和深淺有所不同，閱讀時都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美感享受，依然無害於欣賞。但是，提到鑒賞，似乎在欣賞之外，要有所鑒別的意思；也就是盡可能正確而充分地理解詩作的涵義，包括其中的諷諭或寄托。這就首先應該弄清楚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寫作的時間和背景，否則就很容易陷入「郢書燕說」的境地，不能達到鑒賞目的。